

德国国防军大本营

德国国防军大本营 (1939—1945)

〔联邦德国〕瓦尔特·瓦利蒙特著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

军事科学出版社

Im Hauptquartier der deutschen Wehrmacht 39—45

Walter Warlimont

根据慕尼黑贝尔纳德—格雷弗出版社 1978 年第 3 版译出

德国国防军大本营

(1939—1945)

[联邦德国] 瓦尔特·瓦利蒙著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军事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7 印张 441 千字

1990 年 6 月第一版 1990 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7—80021—252—1/E·197

定价：7.50 元

出 版 说 明

为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需要，在中央军委、三总部的关怀和支持下，军事科学院组织翻译出版一批有代表性的外国军事著作，供全军学习、研究、借鉴之用。这批外国军事著作，包括有军事理论、军事学术、军事辞书，军事历史、军队建设以及外国法典、条令等，有些著作在国外是有一定影响的。这批图书，内容广泛而丰富，有较好的参考价值，并照顾到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当然，这些著作中的观点，并非都是正确的，请读者注意鉴别。

这批外国军事著作，从现在起陆续出版。对选题和译文方面的问题，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军事科学出版社

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大本营，完全操纵在一个人手中。曾作为天才的战局计划和杰出的军事指挥员的发源地，对很多人来说，大本营甚至在战争形势恶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德国军队心怀坚定信念的可靠支柱。但它最终也没有使大家——国防军和人民——免遭战败的厄运。甚至到今天，在当代人面前提起“元首大本营”，都似乎要冒一点风险。

德国公众的这种义愤，当时和现在主要是针对身为“国防军最高司令”的希特勒个人的。然而，在大本营总参谋部身居高位的那位军官，也应承担部分责任，但仅仅是一部分。这不仅是因为，这个职位是别人强加给他的，而且还因为他的经历与一种特殊的责任感维系在一起。如果当时的条令对职责作了另一种规定，明确指出不包括高级总参谋部军官的所谓“共同责任”；如果那些年里，公正和邪恶对德国大本营的最高指挥只是偶尔发生影响；如果战后同盟国法庭对总参谋部军官的责任，进行了完全相反的判决，那么，剩下的就只有自己良心上的自责了。因为被置于这种地位上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不承认，上司们的可怕的命运之力从他身边掠过的时候，都不会不留下痕迹的。

尽管如此，为了满足历史研究者的需要和愿望，作者还是欣然命笔。这也是为那些同路人，履行他个人的一点义务。正是由于那些站在第一线的高级军官们残遭非命，才能使作者在战后对德国大本营及其国防军统帅部的本质和作用，作只言片语的描述。

但是，该书的这一特殊目的，不应有损于历史的真实性。促使作者写书的动机，恰恰是想进一步澄清各种事件，使读者对其

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书中，对软弱和失职没有进行指摘；同样，也没有将成绩和功劳作为辩解的资本。在希特勒面前，每一个军官都不可能具有独立作出抉择和采取行动的自由。对这一点，该书比战后任何一本著作都进行了更清楚的描述。这种状况，在国防军统帅部首脑凯特尔和约德尔，与其下属的总参谋部军官们——作者也在此列——之间，就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据作者多次观察，每一位来大本营听报告和作汇报的前线司令官，几乎没有一位不感到希特勒的束缚和压力。在这方面对国防军统帅部的高级军官们进行“辩解”，已不属于事实范畴。超出事实之外的东西，应留给历史去评说。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写作的源泉，这是理所当然的。这部回忆录多处提到一大批原国防军的军官，其中几位仍在今天德国军队里担任要职。对本书持怀疑态度的人，不妨前去核实和考证。此外，部分迄今尚未发表的命令和文件；公务日记和个人日记；引自备忘录和其他战后著作的可告见证；希特勒形势讨论会的速记稿，对本书都是一种充实和佐证。当作者1960年夏动笔之前，就已经收集和整理了若干年的资料。依靠这样的资料，作者就不必专门去澄清“传闻”中的流言蜚语，也不必去校正大量“报道”中关于德国大本营的不实之词。有些不属于军事范畴的无关大局的或与此有关的事，都不在本书考虑之内。

此外，还必须说明一下，根据德国军语的习惯用法，本书使用的“大本营”一词，是国防军最高机构从事指挥和命令活动人员的总称，在其他地方则指领率机构的驻地。

瓦利蒙特

于泰根湖畔的

罗塔赫—埃根

目 录

第一部 基础

第一章 国防军的领率机构·····	(4)
总司令和他的参谋部·····	(4)
争取国防军形式和内部的协调统一·····	(6)
希特勒攫取军权·····	(9)
新的力量和新的方式·····	(16)
踏上战争之路·····	(19)
第二章 波兰战局期间的经验·····	(26)

第二部 建设时期 (1939年9月——1940年5月)

第一章 框架·····	(36)
第二章 核心·····	(39)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的紧张关系 和玩忽职守·····	(41)
与三军种的关系·····	(51)
与盟国的关系·····	(57)
第三章 特别行动：占领丹麦—挪威·····	(61)

第三部 鼎盛时期 (1940年5月——1941年12月初)

第一章	初期形势	(78)
第二章	西方战局	(85)
第三章	西方与东方之间	(95)
	打破僵局	(95)
	新旧矛盾	(104)
	地中海、巴尔干和中东	(114)
第四章	东方战局的序幕及其前半局	(120)
	1、准备时期	(120)
	陆军总司令部被置于优先地位	(120)
	希特勒的介入	(122)
	盟友	(127)
	最后的指挥措施	(129)
	“罪恶的命令”	(132)
	2、从战局开始到冬季危机	(152)
	新的战地大本营	(152)
	局势变化时期的领率机构	(156)

第四部 突变时期

(1941年12月——1942年11月)

第一章	概况	(180)
第二章	冬季危机 (1941年——1942年)	(181)
	突然转折	(181)
	日美参战	(183)
	国防军领率机构的组织和人事变动	(187)
	希特勒的形势讨论会	(191)
第三章	新起点	(198)
	战略基础	(198)
	东线的道路和目标	(200)

	“国防军统帅部战场”·····	(204)
第四章	面临更大的危机 ·····	(212)
	开端·····	(212)
	1942年夏季·····	(214)
	风暴征兆·····	(222)
	最后突变·····	(234)

第五部 衰败时期 (1942年11月——1944年夏)

第一章	时代特征 ·····	(242)
第二章	从斯大林格勒到突尼斯 ·····	(246)
第三章	从南线到东线直至意大利的背离 ·····	(287)
	新的前提与矛盾·····	(287)
	墨索里尼的垮台·····	(304)
	“轴心”的崩溃·····	(345)
第四章	三条和更多条战线的出现 ·····	(353)
	1943年末——1944年初·····	(353)
	1944年的头几个月·····	(407)
第五章	盟军登陆 ·····	(424)
	积极防御的尝试——至6月末·····	(424)
	消极防御——至7月末·····	(436)
	从突破阿弗朗什到诺曼底战斗的结束·····	(449)

第六部 最后阶段 (1944年夏——1945年5月)

第一章	到1944年岁末——1945年初 ·····	(462)
	7月20日事件后的大本营·····	(462)

各条战线和联盟的崩溃.....	(467)
阿登攻势.....	(475)
第二章 瓦解和投降.....	(498)

第一部
基 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时，德国的最高指挥层还没有一个步调一致、精明强悍的大本营。位于帝国之首的那位独一无二的人，却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39年9月1日发动了战争。当天傍晚，在柏林老总理府的冬园里临时举行了一场形势报告会。国防军各级军官以及社会上的名贵显流接踵而至。被召来作报告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①军官瓦利蒙特上校面对这一场面，不禁回忆起“华伦斯坦军营”一剧中的舞台场景，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的报告并非海阔天空，漫无边际，他讲的主要是希特勒感兴趣的事：德军越过波兰边界后向纵深挺进的公里数。戈林从报告中得知，“他的”空军旗开得胜，一帆风顺。戈林一直蔑视总参谋部的工作，他总是嘲笑前不久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拟制的“第1号战争指令”。尽管这份指令是由希特勒签署的，他仍然挖苦说：“这团废纸对我有什么用？这一切我早就知道了。”这句话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

冬园的来访者和通讯兵穿梭往来，行迹匆匆。报告完后，报告人也悄然离去，杂乱与严肃的鲜明对比，使他感触颇深。

第二天，凯特尔^②告诉瓦利蒙特——自1938年秋季以来，瓦利蒙特便成了凯特尔的第一位合作者——希特勒将乘坐所谓“元首专列”随部队进入波兰，国防军也要派一位高级军官随专列前往。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是瓦利蒙特陪同元首前

①在这里和下文，“指挥参谋部”均指“国防军统帅部”内的一个机构，于1938年2月7日组建。起初（至1940年8月8日），称“国防军指挥局”，由“国防处”即作战指挥处和“国防军情报联络处”组成，1939年春又增编了“国防军新闻、宣传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隶属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是上述各处的最高首长。在指挥参谋部组建之初，是上述各处的最高首长。在指挥参谋部组建之初，由一名将军（菲巴恩少将）担任参谋长，另有一名参谋军官作其副官。不久，即1938年春，由当时的“国防处”处长（1938年12月前由约德尔上校担任，此后由瓦利蒙特上校继任）兼任。

②凯特尔系德国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译注

往，还是将位置让给根据动员令刚刚调回指挥参谋部任参谋长的约德尔少将^①？由于作者对希特勒在此期间的军事指挥行动感到异常震惊和茫然，便毫不踌躇地把位置让给了担任要职的约德尔。9月3日，“元首专列”在所谓“头面人物”的簇拥之下——其中绝大部分是非军事人员，毫无目的地向东驶去。因此，这个在波兰战局中被称为“元首大本营”的专列，实际上名不符实。因为在随同的“要人”之中缺少最起码的真正干事的人，国防军最高司令部，仍然还在柏林^②。

人们不禁要问，何以产生这种混乱状态，原因何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国防军的所谓“领率机构”进行一番探讨，因为它对大本营的性质和作用一直发挥着决定性影响，这种影响与日俱增，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日子里。

①约德尔于1939年8月23日返回德国。自该日起，瓦利蒙特就一直被束缚在国防处处长这一职位上。

②作为一种历史怪事，这里要提及的是，当时并非小人物的隆美尔少将在实施动员后，被任命为元首大本营的“司令”，但却只负责维护大本营的安全和内部秩序；而且早在真正的大本营组建之前，隆美尔便已经担任这一职务了。

第一章 国防军的领率机构

总司令和他的参谋部

早在 1933 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布洛姆贝格（后晋升为元帅）同时被任命为“国防军总司令”。如果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防部长们就已经具有这种权力，那么布洛姆贝格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仿效国家的集权领导，将其活动的重点放在“指挥权”之上。自 1935 年 3 月宣布“国防自由”^①以来，这位“战争部长兼国防军总司令”，便开始致力于组建新的军事指挥机构（注：参见国防军领率机构附图一），提高其权威。他凌驾于陆、海、空三军之上，将整个德国国防军的行动纳入国家最高领导的方针之下。除了“武装战争”之外，他还将“总体战争”^②的其他手段，如国防宣传、经济战争，乃至全国民防各个领域的领导权，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

随着这种严格的、表面看来有条不紊的高级军事指挥机构的组建。德国从此走上了一条没有任何一个军事大国走过的路，而且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效仿。然而，新建立的各级指挥机构却在各自的军事领域里遭到冷遇，被视为弊端。象其他国家一样，只有帝国总理一人被视为武装部队“法定”的最高领导，而总司令的权限通常只局限在一些私人 and 社交性领域。因此，一个新的执掌

①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德国实施普遍兵役制，规定在和平时期组建一支 50 余万人的军队，从而使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军事限制寿终正寝。——译注

② “总体战争”在这里和下文均是一个军事概念，即集中国家的全部人力和物力，去赢得战争。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将是国防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因此，他对新出现的空军作战理论置之不理，要求陆军在战争中对三军指挥施加权威性影响。他在 30 年代中期与统帅部交换的备忘录里就写道：“陆军总司令是‘战争中的头目’”。“因此，他必须是国家元首在全部战争指导问题上——也包括空、海军作战问题上的首席顾问，以及陆战问题的唯一顾问”。所以，当新组建的、作为其上级的国防军司令部，利用一批陆军将官和总参谋部军官，而这些将军和总参谋部军官们本来是应当为陆军作事的，占据了她的全部重要位置时，他越发为上述观点的无法兑现而焦躁不安。而海军和空军并不为此而忧虑，因为两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部可以另辟蹊径来维护他们的独立性。譬如，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大将依靠的是这样一种现实：德国由于处在大陆这一自然条件下，因此在实施统一指挥时很少涉及到海军；而帝国航空部长、空军总司令戈林，依靠的则是他在国内和党内的优越地位，以及他与希特勒的亲密的个人关系^①。

在这种情况下，布洛姆贝格及其指挥参谋部的地位一直处在激烈的争议之中。在国防军首脑机关的日常工作处在无休止的争吵的条件下，举行了数次国防军统帅部图上演习、军事调研会、司令部演习，以及 1937 年的唯一一次国防军军事演习。在这些演习中，这一新组建的指挥机构首次受到考验，同时也受到不断的非难，以及军事上异乎寻常的反抗。

面对这一切，国防军最高司令不为所动，坚定不移地走着他已经开辟的路，同时——自 1935 年——他的作战处处长约德尔上校给予他以狂热的支持，为此约德尔甚至拒绝担任空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布洛姆贝格除了计划在将来组建一个包括戈林航空部在内的“国防军部”以及无所不管的“国防军总参谋部”以外，1937

^①布洛姆贝格在其 1943 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写道：“对于戈林来说，难以忍受的是，他不是德国国防军的第一军人，而是处在二等地位的并列第一。”